桐溪集

二

記

葛川林先生旌門重修記

明廟之十八年縣監朴公應順以先生兄弟孝行報方伯方伯聞于 朝越明年甲子 上命旌其閭時朴侯已去矣李侯孝彥幹其役粤自不憖若子若孫相繼夭折仁後之理幾乎熄矣斯門之雨風於上旁者盖有年所今侯沈公宗忱下車未久荐綿于宿草式于門嘆古制朴楠詢于鄉人圖新其規於是一方之為士者爭趨赴之柱焉有礎瓦以代茅儼然為瞻

望之所矣其諗于會曰先生孝友之行自家施於鄉
由鄉達于國人皆耳以門之目以旌之心以銘之固
未嘗加損於門之存廢也然而國家必表而榮之者
非直為觀美也將使人人有所觀感薿其固有之良
心也嗚呼孰不有父母孰非為父母之子如使過斯
門者仰而觀俯而敬則孝悌之心必油然而生門一
閭而興孝於一國旌一人而明教於萬世則斯門之
有功於世道尚矣然則我侯重修之心實軆 先朝
旌表之盛意而嘉惠後學增光二侯者豈偶然哉為
吾徒者噫無一言以誌之何以考引侯之聲而接吾

人於道也咸曰然於是乎記之萬曆紀元之卄八年八月日後學八溪其記

大靜縣東門內園籬記 萬曆甲寅秋八月日

漢拏一支南走百餘里分爲東西麓東者曰山方岳也破古朱岳也西者曰加時岳也毛瑟浦岳也直南而至海列爲松岳山加波島磨羅島皆穹窿突兀有奇狀甚破古以爲龍加時以爲虎黃茅滿野去海十里有孤城周遭者乃大靜縣也縣客舍之東城東門之內自南而北數十步許籬以圍之者是吾僑居前爲民舍太守聞吾來空其家以處之屋有兩脊南北

相向北脊故而陋其架凡四面暗黑如漆卑不直躬
狹不容膝烟煤滿壁衣冠點汚不可一刻居南角半
間為士床以為寢室盖士俗不喜為堗獨此家以此
見占東北角置木豆藏之粮資其外作溷舍半架西
角加設一間為厨所泥以塗之穴以明之竹以户之
以防狗竊南脊之架與北脊同而營之未久不甚汚
陋自東旁一間作火堗為婢僕所處之地旁二間空
之為出入之路以板户開閉之置臼其側士俗有臼
無舂不得不循俗也西二間通其中不隔置木平床
為待客所床未滿處編竹鋪之南北两脊之間相距

十餘尺太守為吾作書室二間背東面西東距城堞僅四五尺西有橘林籬高僅見樹梢其室之制樑長五尺皆用布尺柱高四尺椽合兩邊凡五十四箇不礎而土茅而不編以厚積不漏為度其上密置長木貫以大索相為糾纏盖海上多風常有拔屋之患故民俗皆然北一間為温房南一間為廳事房內長廣皆五尺廳亦如之以紙塗其突油之鋪以草地衣廳之鋪亦同房之西壁有小窓南以向廳有户廳之東南壁有窓皆小其西空而不壁又於房東壁矢窓下置書架二層閣經史數百餘卷整頓不亂秩着驄冠服道

衣居處其中閑來展卷睡至支頤泊如也舍之西簷
短不足蔽陽乃立三柱作松簷廣數尺長竟二間之
舍柱用蘆其大可兩手合圍太守曰此乃海上漂流
之物也似竹非竹人言浙江有蘆如許云吾得以珍
之竟用於此無乃有數存乎相與拍手編山竹為簟
蓋其上名曰松簷而松在漢拏之上斫而輸之動經
數日取其便易者為之名實雖似不孚松與竹何擇
焉園籬之制雜以山竹杻木真柴厚密無罅孔其高
出屋脊之上計可丈餘以長木作帶結之者四層恐
其高而易覆內外立柱撐之北東南三面皆接簷全

不見天由西方見之者若坐井者然籬之內東西常有餘尺南北居三之二向南作板門西傍置小竅所以通飮食也入圍籬時金吾郎具冠帶據轎床坐門外令羅將挐我入置閉其門封之從籬西作小扉盖其例然也旣入之遇一土民問之曰此地風土吾嘗聞之矣恒雨少日恒風少靜霾濕中人人或眩仆今來數日大陽登輝燥濕之侯與內地不甚相遠豈前所聞誤耶其人曰然環瀛洲一域莫非洋中窮島而此縣濱海尤近地形卑下瘴毒之氣三邑中最甚自春夏交至秋八月初淫雨連欝不開盲風發作無時

瘴霧昏塞咫尺不辨人物當是時棟樑窓壁水滴如泉衣冠牀席潤濕如泥是故雖有衣貨穀米經夏即腐終歸無用至於門戶樞金經數年亦皆銷朽況於血肉之軀乎吾儕小人生長於斯習與性成內地朝官何以堪處秋氣欲晚西北風起則瘴癘必開陽精呈露果如近日矣然冬或不寒夏或不暖氣候回互寒暑遊置故衣食難節疾病易生至如蛇虺蜈蚣螻蚓等蠢蠕之物皆經冬不死草木菁韭葱苩凡種植之類雖冬深皆取諸圃畤而用之舉此可知其他余聞之咄咄歎曰此真別一區也宜吾負罪者居之余

昔年承 恩謫窜北塞北塞風土亦云弃常援彼比
此不啻天淵罪有輕重故所居之善惡亦異况彼專
城而此圍籬圍不可同日語噫以吾之罪則當死無
疑幸賴 天王聖明生放海島今日與若等同笑語
亦莫非 恩波之及風土之善不善何暇論說對者
嘘唏而退仍記其略使子姪輩知吾之所處如此云

鄭貧甫滿月堂記

自余為僇人容轉以椊之高扃以閉之所見不過尺
天也所步不過尺地也耳聰聰無所聞也目瞽瞽無
所見也心惄惄而不宅於軀殼之內也本為禦魑魅

來也反爲魑魅所侵欺迫脅者且有日今年春暮族
弟鄭君贊甫以書來曰吾築堂旣成又鑿其下池之
滿月其扁也煩兄其記之且題詠以寄吾將圖刻揭
諸楣也余閱書未了心魂飛越忽如身倚高軒手弄
素波向之聹者聖瞽者瞢懿者意快然若沉痾去體
也飄然若病鶴之出樊籠也洽然若御列子之風而
翔乎寥廓也噫斯堂吾固登之也斯池吾固見之也
其時未甚以爲奇也是何贊甫之一書能起余若是
也遂援筆而爲之歌歌曰賢哉贊甫肯搆其堂惟堂
之敞背陰面陽于以鑿之貯漣其中惟源有水其出

無窮烟霞不孤風月攸居彈琴其上其樂只且傍有客見而問之曰堂則美矣抑其所卜之地亦有佳致未余又應聲而歌之歌曰洞號葛川地接龍門青山作屏白水爲藩花明柳綠古之桃源泉甘土肥今之盤谷民風淳美君子之澤吾弟居之爰得其宜客曰堂池之好洞府之勝旣聞命矣第未知滿月之名其意安在願卒聞形容之妙也余乃沉思黙會續而歌之曰堂高而虛月出照兮池淨而深月生耀兮到天心處無片雲時排窓入户滿屋輝輝月愛堂守堂邀月守無心相値以永今夕歌罷咄咄嘆曰猛虎在檻

聞風矯首神龍失水聽雷掉尾何者畏約之甚故感
歎之易也山水吾癖也風月吾主也一出世路百計
歸虛孤囚窮島與死爲隣於斯時也贊甫之請及之
其不爲聞風之虎乎其不爲聽雷之龍乎狂歌之作
烏可已也客噓唏而退因書其歌以寄之歌凡三章
十二句又以四韻一首題于左題之者誰桐溪鼓鼓
子也年月日何萬曆乙卯之夏四月辛巳也

挹湖亭記

余始省事則聞嶺之南有吳德溪鄭藥圃兩先生者
出負斯文重望爲國家耿光連駕騈騖歷敭於清顯

之列一時稱之吳鄭若漢世之李郭齊名者焉厥後德溪早謝簪笏退歸于家卒不永年藥圃位㬎軸勳業赫然年七十乞骸骨終老于其鄉兩先生官位雖有高下而其清名峻望爲終始完人不失時人之望則一也余生晩地遠恨不得摳衣於兩先生之門而得其餘論恒悒悒坎然者今四十年餘矣今年夏余承 召入城適其時藥圃之孫齋郎公以先生請諡亦來京師時時造余頗致殷勤之意居無何余以言事被臺評竢命於國東門之外齋郎公一日來見余袖出文若序二篇示余曰此吾扁亭之作也願得丈

人一言責諸楣間余笑曰僕末也且不文何能副子望齋郎公請不已余又自念曰四十年山仰之餘幸見幹蠱之孫不猶勝於元賓之所與乎齋郎公元所挾猶不敢辭其請况其有文好禮是以世其家者乎遂以不腆之語贈之曰夫江湖者士之不得於世者之所能安也以子之文與行苟能勉勉焉益闡其所未闡益修其所未修以不墜其家聲則當今聖明在上賢公卿宰物者必不老子於湖亭之中子之挹湖光恐無暇也子其勉之哉若余者老已至矣行當謝其事歸死於窮荒寂寞之濱何由致其身於湖亭之

上游目騁懐瞻挹大君子之餘風遺躅也哉余於此深有感焉崇禎八年乙亥六月日桐溪鄭某書于洛城之東門外旅寓

某里鳩巢記丁丑春自南漢還不處于家築於是洞以為終老之地

凡物莫不有名稱大而天地之高厚日月之光明江海山岳之流峙小而草木之微禽獸之衆川溪石巖之細至於閭井坊曲之瑣屑皆有名稱以識之而獨斯洞之以某名之者何歟盖斯洞也若深而不深若淺而不淺謂之高也則去村落不十里也謂之卑也則占上峯三之二也呀然成谷而自外視之不知其

有谷也夷然寬平而自下觀之不知其寬平也以其形勝則無溪澗泉石之可觀也以其方位則無東西南北之可名也意者古之人求其名而不得乃命之曰某里者歟歲丁丑春桐溪鼓鼓翁自南漢歸鄉里身病且老知無復有為於斯世求可以終老之地而適得斯洞焉於是鼓鼓翁悅其名乃搆木為數架之巢如鳩之拙故名之明年夏曳病來處所隨者一部朱書也所從者數三童冠也於是焉寢宿於是焉遊處不知老之將至焉不知人間之有毁譽欣慼焉不見催科督賦之官吏焉不聞黜陟擠援之朝政焉於

是鼓鼓翁身安心逸考槃而爲之歌曰窈窕兮其里
從其至某兮凡幾里某年兮某代某誰爲之慳秘一
朝秘不得兮而畀某翁某翁兮得之遯伏乎其中不
知某里之得某翁耶某翁之得某里耶雖不知某之
得兮終吾生而栖止於是有某客從某所來聞吾歌
而笑之曰古之隱者之居無有無名者巢父之箕山
也四皓之商山也子陵之桐江也其餘何可盡數子
之居獨稱某者不亦異乎曰此吾所以樂之而不欲
捨者也彼三子者皆有高尚之志聞堯之讓天下而
洗其耳厭漢之善慢罵而逃其迹欲以一絲扶九鼎

而高擧焉是宜其居之有稱號而後人因其地而慕
其爲人是則然也若余之隱異乎三子者之撰非有
所爲而隱也猶有羞惡之心而隱者也叨　恩竊祿
知進而不知退言無補於時行不信於人年既老矣
身又病矣始知見棄於世不得已而退若有羞里愧
洞之稱云者則眞我之所當處而未嘗有聞而知之
者故思其次而入此洞其無何有之鄕乎其烏有子
之徒乎客又曰此則聞命矣觀子之一生未嘗不修
飭斂束也今則冠而不韜髮衣而不束帶坐而多箕
踞者何歟且其居處之陋飮食之淡何以堪其苦歟

曰子嘗見夫山叟野老之鞱髮束帶而危其坐者乎華屋羨饌而為山叟野老者乎子非某也焉知某之志哉自是蔵某之名秘某之迹使世人不知某為誰某而遊於某里之中也歸歟歸歟莫與其人道也

起荒田說

乙未之春余始有意於為農得數頃田在薪伐里問之則曰此良田也種五穀無不宜不濕不燥水旱無得以為之病故耕之者得穀常多焉適者人失其業癈而不理者五六載矣余惜其美土之久棄也乃謀起之於是求耒耜之堅緻者與耕夫之老於農者飯

二牛而往焉是三月既望之一日也觀其叢茅苞棘
竟畝櫛比無一寸空隙地其根節盤錯據結錐以利
刃有不能剔斷者余心自悔慮其有費而無成也然
既發之不可遂已乃駕二牛於一耒擇壯夫使執其
柄二人各牽牛繩而左右焉乃呵牛而試之其始也
如持鈍罷鑿頑石戛戛其難哉久而後始漸漸然寸
起而人進耒刃所向有聲轟轟然如奔波激湍之中
大石小石相磨擊者茅根斷也見其所起處頑塊硬
土疊積累崩如戰敗之後強兵悍卒猶不勝其憤或
竪髮怒且走也然自是盤者解頑者破其土猶古其

力稍易人之服役者不自知其為勞而喜其漸有成功也循此而不已則滿車之粟盈篝之穀可立而致豈不足以為幸歟余於此有所反矣人心之中亦莫不各有良田其町畦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其穀種則仁義禮智也其為地平而無險其為土沃而敏樹初豈有茅塞之理及其私起而為町畦欲生而害嘉穀然後斯田遂荒而生生之理熄矣雖然其本則未嘗亡也苟有起之者能以顏子之四勿為快牛曾子之三省為耒耜隨其難克處克將去則一破之後恢恢乎有餘地矣及其起也猶夫舊矣尚何患嘉穀

之不生也苟曰吾田已荒旡力可起則是自棄之也其荒我荒之也其起我起之也不起耳吾未見其力不足者也噫彼田之荒也人猶可以為人斯田之荒也禽獸而已而今而後吾知起田之有先後也故為之說以竢起田者得焉

序

誠信契序

契何為而設也吉慶焉相歡免喪焉相悲如斯而已夫以人之一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仰欲盡其養俯欲盡其育人孰不有是心哉至於送終之禮尤人之

所當自盡而寧不能無憾焉者飢寒迫之也困窮蹙之也是以曾子有傷哉之嘆季路有追憾之悲以今觀之彼二子者俱以聖門高弟道德高於一世聲名顯於列國歸依之多交儕之廣半於天下則其於生養死送之際得人周賻之力者爲如何哉而猶有未盡之憾況如吾儕者乎此契之所以設也嗚呼朋友之通財隣里之賙卹厥惟古矣今我同盟之人以朋友則如兄弟也以隣里則皆比屋也其於慶吊之禮雖不爲契豈若是恝而必立名以維之明條以束之其亦衰世之意也雖然契之設豈端使然哉所以合

彼心為一心也視彼之憂猶己之憂視彼之樂猶己之樂不徒以物補之而以其誠不徒以財周之而以其信則於朋友隣里之中又別有一倍朋友隣里之情矣契烏可已也又曰世之所謂契者吾見亦多矣惟其以面而不以心故臨小利害便相較詰小而污其身大而辱其親夫本為養生送死設也而反以污其身辱其親則曷若不契之為愈哉吾儕之人幸以前所陳為勉後所言為戒則庶乎其無負矣

送河主簿弘道還鄉序

越之流人去國期年見似人者而喜況余之去國四

年而離鄉又加一期者乎又況河君之非特似人而已者乎今來見之不亦樂乎雖然於余心有所惑者存焉來汝河君請與辨之吾與若前有貴賤之分後無從遊之好特鄉里之泛然者已翟公罷去門外張羅此古今人情之所共然況余落此四罪之地寧有再起之望乎則人之不後地於我亦明矣河君既衰且老又無子若孫設或有後地於河君何有哉利害无所據而君何勇意來為古之論海者以南海為最其言曰天傾西北而海獨居南北之三方尤遠且險到今親見之然後益信其然島之距陸千有餘里而

鯨濤險惡颶風常多舟往來不利者首尾相望人之視此海不啻若兕開之危而已死生亦大矣而君何冒死來爲吾於鄉黨淸濁無所失骨肉強近之親肩相磨也朋友死生之契亦不小矣其餘淺淺者亦豈河君之比哉然而無一人以一來相見發於空言而又聞有往見者非人情之議其言固有理矣人情不甚相遠而君何違衆來爲夫以泛泛之分又處無所爲之地而忘大洋之險遠從他人之非議而爲骨肉心交之所不能爲者河君乎而有心余不能忖度之是何鬼歟河君笑而不答但云生前一見誠幸誠幸

與之相對乎寂寞中跬步不相離毒霧鑠肥而不以爲苦炎風蒸骨而不以爲病勸之休則不應人欲與之出遊則不肯余又試問之曰河君一何苦哉人之入此島誠不易也此地多有奇觀異跡盍一往觀之以自壯平生之胷膽哉河君又笑而不答但云晷刻侍側良幸良幸余曰咄咄河君何其每問而不吾告耶今之世大抵皆波君其不欲波者耶吾非君惡知君之心於我之心乎君非吾惡知我之知君之心與不知君之心之心乎又惡知君之不荅之爲深荅而我之不知之爲真知乎於其去也與之酒而不復問

書吳翼承筆帖後序

嗚呼此亡友吳君翼承之手筆也粤在癸丑冬余承
召赴闕行到金陵適翼承自京南還相遇於客舘
翌日將分手翼承乘醉縱筆書此四字公平正大以贈之
粤明年余獲罪南竄翼承被收司律還于海西矣當
初遑遽之際平日所著文字散失殆盡而獨此四字
藏在槖中其亦出於偶然而或者神物者有所護秘
歟粘付壁上以替千里面目曾未幾時翼承已賦鵬
矣思其人而不可復見則其書益可貴重旋割壁紙
水滌而刀剔之去塵煤幾半宛然心畫猶疑墨未乾

也乃登諸帖上常目在之不猶愈於元賓之所與者乎翼異承平生論議務主公正不立偏黨此四字蓋其所自受用而推以勉我者也我雖負罪猶有尊足者存則此四字用之一生無徃不足而吾友切磋之益未有間於存沒矣翼異承蓋未嘗死也余於此帖不敢為兒女悲惟期以不負贈言之意自勵云萬曆戊午秋七月既望桐溪鼓子誌

擬剥啄行序 并詞

昔韓文公作剥啄行首章曰剥剥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蓋厭客也歐陽公擬而和之曰剥

剥復啄啄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盖喜客也二公之作名篇則同而其辭之異如此者所處之地不同也窃嘗以意逆志曰韓公新自陽山來又慍于群小憂讒畏譏謝絶外客深塹完墉欲堙其源故聞剥啄而不之應歐公遭遇明天子告老而致其事歸來鄉里身逸心閑東阡北陌往來不絶故聞剥啄而驚其至茲非處不同者然耶余後千載又欲擬效其體而其辭與二公者不同科何者身負重戾見棄一世平日輸心者按劍同袍者下石况於蠻獠之境寂寞之濱哉鳥語難辨夷面可愕俗不喜詩書

禮樂之習而惟射獵潛漁是事視我冠儒冠則指為
怪物見我對書籍則認為異類彼於怪物異類有何
一分顧念而來我門剥啄哉間有村叟野老之日月
至焉者則衆罵而群猜之至或讒之邑宰申令禁斷
使不得相接故高籬牢户索居枯處晝不見天日夜
不見月與星當是時也雖欲聞剥啄其可得乎我非
厭客客自我厭我則喜客客不我喜歐公尚矣固不
可同歲論較之韓子不亦相反乎遂三歎而題其詞
詞曰剥剥啄啄此非惡聲異哉韓子胡獨厭聽余茲
之來魑魅與居世人皆棄誰造我廬枒以寄棘固其

門扃如在蒸炊如陷塹坑慢膚多汗瞎魔侵之闃人足音其喜可知過門不入誰復剝啄人或謂我子何太執余觀謫客出入无節子何閉蔵不出户庭余曰不然罪有重輕罰奚眚災衰此自作天封地闕何敢寸越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踰閑交接非我所欲窮之所往况有官督人或謂我子何高潔人非棄子子不人屑哺糟啜滓胡不同醉余曰噫噫子言誠是余性之饐悪同喜異見利不趨知害不避三遭顛躓職競由此豈不自知欲罷不巳再拜謝子願安承教昔者顔子犯而不較亦有康節笑談俗子而今而後吾知

免矣

竹杖銘序

自余入褥中四年于玆蟄坐不動両脚蹇澁尋常如厠必待人扶持辛廣文有道見而憐之手斫龍孫一枚來贈曰願爲病人助得而杖之可免顚躓之患幸而爲之銘銘曰長不滿三尺扶我之顚大不如一指其節則堅執之在手其色瑟然擲之落地其聲益清杖兮杖兮終始共貞

元朝自警箴并序

噫余今年忽五十矣追思四十九年前處心行已

之道多有可愧於心者事親無可觀之行立朝有
自作之孽夫子所謂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者非余
之謂乎於是惕然反諸心思所以不負乎天之明
命者而爲之箴以自警焉其辭曰

余生之惷氣拘物汨僥焉厥躬如不終日本旣失矣
何往不窒事親不誠事君無義自侮人侮牛已馬已
齒之尚少容或不思今焉五十始衰之時仲尼知命
伯玉知非余雖下品亦受天畀旣已知之胡不顧諟
顧諟伊何曰敬而已衣冠必整居處必恭行必篤實
言必信忠防慾如城除忿如讐潛心古訓對越上帝

未發之前求其氣象既發之後戒其邪枉動靜交養內外夾持靈臺澄澈方寸光輝允若乎茲是曰人而以之患難不失素履以之安樂不至驕恣立脚雖晚改過為貴聖賢亦人為之則是春維歲首日乃元始書茲警辭服之至死

書孔戡墓誌後序

昌黎公誌孔戡墓發其幽光盛有所稱道余未嘗不嘉其為人而亦未嘗不憾於出處之義也噫出處大節也古之君子必於是謹重焉苟有一毫之可容許議則其餘何足觀也彼從史何如人也軍帥之死而

自代爲帥欲襲河朔之故而陰蓄不軌之謀則此亦承宗田緒之徒也爲當日臣子者雖沐浴請討可也而聽其甘言遥勉留之其亦異於望望去之之清矣陰爭而不從會扣而不悛君臣父子之説逆順禍福之言非不詳焉且切而邈無改悔之色此可以油油與偕之時耶其人之不可教奚待五六年而後知也其言之不可聽豈必空一府而後决也夫不知其人之不可教而就之則不智也知其不可教而猶且眷戀則干禄也不知其道之不可行而不去則不明也知其不可行而猶且遲回則无勇也烏在其嗜欲於

為義而畏避於利祿也哉或曰天下無不可有為之時亦無不可變化之人弗狃佛肸之召夫子猶欲往焉戡之事從史所以善繼其事者予何過之甚耶余曰若此則其為惑滋甚矣居亂邦見惡人在孔子則可下聖人一等如顏子孟子亦不可況如戡者哉孔子之欲往者仁也其終不往者義也戡也非惟不以枉己為恥又與之強聒盡言似若忠於所事者然孔子之所不能化而戡欲化之戡之道果優於孔子者歟從史之驕驁而不悍然執兵尸之於市衢者幸矣誣奏之裁殆亦晚矣嗚呼其危矣哉噫王適一狂士

也猶知從史之不道而不肯就其召曾謂甚之賢而反不及乎退之之言曰奴視法度士甚之謂也安有法度之士而受其奴視而不去乎退之前後與奪之權斯亦嚴矣余故書其後以責夫賢者之備云

德辨錄序

余嬰釁明時非所困而困焉于葛藟臲卼者于今歲行之半矣窮無不反迷久思復竊窺古人所以處困行險之道庶幾尋炯桑芬以為動悔有悔之鑑於是裒集經史採摭去事上自西伯下至真西山凡五十有九人雖人品有高下言行有是非而要之動心忍

性操危慮深之跡則皆可以為後人師戒者也編成一袟名之曰德辨錄取易所謂困德之辨也者辭也嗚呼困者人之所難處也剛者過於矯激而有違宜悐之戒懦者淪於污諂而未免入谷之耻不激不諂而不失其所亨者其惟君子乎子程子曰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又曰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冨貴榮達卽不須學余之集成此錄者其亦學處患居賤之道而求以不困乎道而已𦵏恨荒僻之鄉書籍尠少未能愽採廣取又無明師友相與講正而筆削之豈敢與外人觀只欲私藏而自省云爾萬

曆己未夏五月既望八溪鄭某書于大靜之叢棘中

書晦菴與黃直卿書後

余讀紫陽集至與黃直卿書未嘗不廢書流涕也是書之作在於三月八日則去易簀纔一晨矣而神彩益發言語愈謹諄諄乎其誨人之志眷眷乎其憂道之誠悬悬乎其念子之心切切乎其燕翼之意皆其平日之所存所發而不忘於垂盡之日者也或曰死生之際人所不能不動而至於諸事之節節分付爲撓則無乃絕乎客歟曰此亦天理之所當然而人情之所必至聖賢亦人耳豈有異哉當此永訣之日而

不念千里之子則近於莊周曠達之見而知其已定而不有以安之則亦何以為聖賢之處死生乎噫今去先生之世四百有餘歲矣讀其遺書悅然若親覩手足之啓辱正頭巾之觸而山頹梁摧之痛不後於當日及門之諸子則人可以不為聖賢乎哉

玉溪盧先生文集序

吾東方名公碩士之以文章名世者何限然求其所謂從心寫出如聖賢明理之文者則亦不多得焉惟我玉溪先生之文庶幾近之矣甞聞朱夫子之言曰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試以此觀先生之文

而泝求其所以出此之本源則盖沉潛而敦厚純粹
而精明無纖毫輕浮駁雜之氣間其中矣先生之所
以得於天者如是而又濟之以學問之力存養於中
而有以守其虛明之體省察於外而有以致其酬應
之用者已至於朴實之地而無掛於過差故其發而
形諸文字之間者自然條理分明輝光藹暢意味諄
遠音韵和平有非操毫弄墨務為新奇者之所能髣
髴也是以孝悌之心積於中而見於辭章奏疏之中
者懇切而惻怛忠愛之心積於中而發於啓沃陳戒
之辭者誠信而光明真實無僞之心積於中而凡著

於輓祭銘誌行狀之作者端的而典重无一言之浮溢至於吟詠之詞簡牘之言無不得其性情之正發其精微之意而皆符於在內之沉潛純粹則眞可謂有德者言而程子所謂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理闕焉者非耶先生不喜著述遺稿無多今其存者皆人事之不可已焉者也丁斯文嘗鈔録爲若干卷已鋟諸梓矣不幸兵火灰之流布未廣士林深惜之先生之孫眷慨然有重刊之意來請於某曰王父文集抄録太簡願加録其遺漏綴拾其間見且爲一語弁其首某辭以惽識不文者累年矣盧君之請逾久

不已則盖有不可辭者存焉昔我先君子出入先生門下最親且久觀先生孝悌之行而學焉而有得誦先生典雅之文而常服其理勝義明某旣聞而知之矣如是而終無一言則不惟辜盧君之望抑恐負先君子一生尊向之意故謹就稿草中加取若干首添補集中非敢有所取舍也特以其關於世教益於後學者而存之有無之無所補闕者而遺之汰哉之誚其可逃哉嗚呼後覽斯集者不徒讀其文詞而先求其所以為心者則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忠信之行不加勉而自進矣然則是集之行豈非世道之一幸也

哉

趙靜菴先生題蘭竹七絶後序

嗚呼道之顯晦而物之盛衰隨之物之盛衰而道之顯晦亦可卜矣當蘭竹之遇賞於先生而題詩於其上也蘭若增而馨竹若增而清於是乎蘭竹之盛極矣不幸先生之道晦而不明則雖有斯蘭孰蘭之乎雖有斯竹孰竹之乎況先生之言志人孰𢘿而口誦之乎香埋空谷神斷渭畝卒乃灰於兵燹而八絶清什無從而聞見之則斯蘭也斯竹也衰亦甚矣幸而七日來復先生之道大明於世則聞而知之者如趙

守倫金義元之徒相與追記八絶之詩而不記者只一絶先生之曾孫婦柳氏不堪羨墻之慕思復其舊物不貿市而手自績織成八帖綃素使其子松年求名畫登蘭竹而仍書七絶宛然如姜癸亭之屛風尹東皐之書畫而觀物反已之作恭恭若前日事物之盛衰果不係於道之顯晦乎噫先生之道有顯晦而蘭與竹亦有盛衰然則蘭竹之遇先生庸非數乎而先生之道之顯晦因蘭竹而可見則先生之題蘭竹亦豈偶然哉雖然蘭竹有形之物也道無形之物也有形者有時而壞缺無形者無時而壞無處而缺昔

之晦也明未嘗亡也今之明也亦未嘗加明焉後之觀斯畫者不以蘭視蘭而思先生馨香之德不以竹視竹而思先生清直之節不徒誦其詩而思其所以事親事君脩己治人之道而有得焉則斯屛之有補於世教不其重乎葵亭諱瀗東皐諱彥直皆一時名流也因并錄之俾後人知其始末云

跋

南冥曺先生學記類編後跋

學記者南冥曺先生之所纂述也先生禀得壁立之氣濟以高明之見早炳危機於數十年之前嘉遯山

中不見是而無悶專精敬義之學已至聖賢之域而猶不自滿足乃於讀書之暇鈔錄前言往行之功於己者編為此書以為修省之地程夫子所謂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者非耶觀其為書首論道之統體次及為學論心之要而皆為圖以明之入道之階梯治心之規範瞭然心目如指諸掌此皆先生所躬行心得之實而非空言也至於致知以下十餘條則克功於日用而修己治人之方齊家治國之道靡不粲然備具末章聖賢相傳之說即孟子七篇末章之意而先生自任之重固有不可得以辭者噫使先

生而行道於當時則其宏綱大用豈不足以挽回衰季之風陶鑄堯舜之化哉然而先生之道以遯而亨者也其於世道則有一絲扶昴之功其於自守則有顏巷不改之樂百世之下必有聞風而興起焉者則先生之遇不遇有何加損於今與後也哉嗚呼盛哉

文

逐瘧鬼文

天地廣大日月光明而人之生也戴圓而履方抱陽而負陰乃能叅而爲三焉不幸其間魑魅魍魎恠物異氣乘間抵隙雜處而煽亂往往戕人之命病人之

生汝鬼亦其一也天地大其量日月寬其明姑置諸
不治之域故汝得以行胷臆於人間矣今來侵我數
箇月餘耗余之精神削余之肌膚無味我食飮交戰
我手足逢余之頭苦余之吟人事曠而未修故舊踈
而不來因一室之岑寂欝幽懷之不開微汝之故胡
為至此汝之意豈不欲亟殺我也然我春秋鼎盛氣
力方壯雖以汝鬼之毒安能肆然於我哉況我受命
皇天待用下土天不欲使我有用於斯世乎則汝亦
可以害我也如不欲其無用也雖百汝鬼其於余何
汝之不能害余明矣吾必有以殺汝汝之生死在用

吾命與不用命而已遂命之曰高山之顚大海之邉
幽陰蔽欝不見天日炎蒸瘴泄以陰以雨斯皆魑魅
之所宅魍魎之攸宇恠氣異物扵是乎雜聚汝舉汝
屬亟走莫顧在汝有同氣之求扵我無蠧賊之害否
者吾將御風輿揚雲旌排天門而直入訴汝罪扵帝
庭奉赫赫之威靈整桓桓之甲兵燭龍含耀而窮搜
誰敢遁形哮虎當關而鼓氣詎能偷生空其巢而使
不得居毁其惡而使不得熾徇扵朝市之間肆諸明
顯之地身膏電斧骨粉雷車必使無遺種乃已雖欲
噬其臍得諸

一鄕呈文 庚子年

一鄕爲依公論報使事臣之忠子之孝婦之烈是所謂三綱之行三者而一不立國不可以爲國是以自古帝王莫不崇重斯執旣筆之書以傳諸後又旌其閭以顯於時所以扶植之義至矣盡矣本縣雖十其室而自變亂以後死於孝者二死於烈者三忠義衛柳種私奴銀浩所謂二孝子也草溪鄭氏完山李氏旌善全氏所謂三烈婦也嗚呼死者人之所難也宇宙歸來人物幾何而歷數其死於忠與孝與烈者則或曠世而一有之或天下而一人焉而已斯二子三

婦者乃能并生於一鄉之中人性之善果不可誣而
其爲鄉里之榮爲如何哉有此名節而湮沒可惜表
而出之非明府而誰伏願具由牒報于巡相使之轉
聞于 朝而旌表其閭俾時之人後之人有所矜式
男子而過之者曰爲忠孝者亦若是女子而見之者
曰爲人婦者當如是則比屋可封之俗庶復見於今
日矣右人等就死顚末錄在于後此皆公論所著若
其溢一辭欺明府罔國家則一鄉雖無人亦不爲此
忠義衛柳櫶士人也丁酉八月擧家入黃石山城十
六日夜城陷櫶負其母出城令其弟楨扶去以其父

老不克步糧還入賊中扶曳以行其父知不得免斥而去之曰我已矣汝其先出糧號泣扶持曰父在此子出何之俄而同宛一刃嗚呼孝哉

私奴銀浩與其父入黄石山城城陷之夜失父於亂兵之中銀浩先出城求其父不得還入城中負父膝行至城底遇賊一刃之下父子同仆

草溪鄭氏僉知全珩之妻也母柳氏以孝烈聞于鄉達于朝鄭氏性行得於閨庭者為多戊戌四月十九日避亂入山谷倭奴猝至鄭氏被執賊迫令前行鄭氏不從曰汝賊何不速殺我我雖宛義不可見汚

於汝罵不絶口賊怒而加刃與其女同抱而死之
完山李氏僉知鄭應辰之妻完山正之女四月十九
日避亂山谷遇賊被執李氏以死自誓曰吾何忍從
汝賊行其亟殺我罵不絶口賊怒而刃異其頭足焉
旌善全氏察訪鄭惟悅之妻珋之女年纔踰三十有
姿色先是避亂之日嘗請於其父曰願得小刀父曰
何用對曰脫有緩急無水不能溺無木末易縊若佩
此刀可以自裁父義之四月十九日入山谷遇賊與
其母同被執賊以刃脅使行全氏奮罵不絶口賊猶
不即害之曳之而去手攀木根木根皆絶賊不得已

刃之全氏以手蔽其母身一指先斷遂抱其母而死身無完肉人謂之孝烈俱全云

祭文

祭猶子文 名昌世字希周

嗚呼哀哉天之生汝也若不偶然而天之死汝也抑又何意汝貌如玉汝心如水汝言無擇汝行不苟九歲失恃五載哀毁而人稱汝孝事叔如父愛弟如手而我服汝順自小志學劬書嗜炙不待程督勤也聰明強記博達古今盖其所性然也三捷發解兩魁文會聲名籍甚巨擘一世九萬之翼若將搏風而空谷

之蘭遇霜先摧天乎天乎此何為者嗚呼哀哉人孰不有姪而我獨有汝人孰不有叔而汝獨有我恩同父子情若兄弟十載舉場每同筆硯半世山房常聯枕席互為磋切相資羽翼而汝先棄我我復依誰嗚呼哀哉去歲春夏余從仕于京聞汝病深徑欲辭歸而汝書以止之曰病若日重思別之情姪豈下於叔主乎余之不歸恃此言也其後榮歸幸得相見今春被 召汝病日劇相別潛然去留吞聲而猶恃神扶庶將無虞豈意別未浹旬而凶聞遽至也嗚呼哀哉余之汲汲南還意有在也而因山未卜葬汝失期數

月之間恩命兩至王程有限又失臨穴之痛汝視我
父吾未汝子明幽之間負汝誠多泉路他年何顏見
汝嗚呼哀哉聞汝將死之日言不及私則其於處死
生之際無一毫介念而猶以未見余爲遺恨云汝之
愛我如此而我之待汝不相稱言念及此我何以爲
心嗚呼哀哉人死而果有知耶抑無知耶地下焉可
相從耶不相從耶幸而有知而相從則只有先後吾
又何憾不幸而無知而不相從則何年何處更見賢
姪臨發草詞辭未盡情只憑薄脩冀汝來歆嗚呼哀
哉

祭 贈承旨吳公長文

以公明哲何不容時取友不端而至於斯黼黻之文終不少售啓沃之辭空傳萬口同朝昔年動必相隨我先南來公又踵之金陵邂逅一場慇懃秘蓄不吐憂玉之焚何言此別永隔千秋山西海南相望悠悠吾雖不殺伯仁由我吾罪當誅公又何辜乾淸此日我獨生歸余懷之悲曷有窮已 聖恩褒奬追贈顯秩悲榮兩至遠近拭目雖聞不哭奈難忍腸今來太晚愧負生死猶不死公賴有四字煌煌寶墨燁燁如昨吾雖不敏敢不佩服不昧者存鑑此心曲 甲寅坐言

公事謫死兔山

傳

鄭大益大有兄弟傳

丁酉之亂黃石一城之人爲白士霖所罔敗衂殆盡寔八月十八日也鄉人鄭大益大有兄弟扶其母使其僕吾佐義負行兄弟前後擁衛踰山城之東北隅緣崖越澗十步九僵行到長水洞口天已向明賊鋒將逼不獲已擇深密處藏其母兄弟各伏於其傍賊先獲其母以刃背擊之大益大有一時叫號而出以身翼蔽其母兄弟駢死於一刃而其母得全竟以天

年終於家斯可謂之死親埋名者非耶其時以孝死
者如士人柳橦私賤銀浩等皆以鄉議已蒙 旌表
之典而斯二人者獨未焉其故何哉盖大益為清野
之任而與太守郭趍為強近親也臨危同事托以死
生之約者宜無不至矣當纂嚴之日三邑士民携老
幼皆至城下朝暮且入曰居昌縣監韓詗之言一時
雲散波潰各自為避兵之計而大益一家曰大益在
城中未能隨衆散去趍益堅死守之志問大益曰慈
夫人何不奉來大益即答以無人扶曳趍乃抄送軍
人擔輿入城于時三里士族之家入城者僅以三四

數其餘皆在外者也由是羣議譁然以爲大盜不當奉八十之母自投於必死之地以是之故幷與其就死之正與日月爭光者而莫之稱此不可使聞於他邦者也噫玆城雖小亦王事也民而服王事義也而身縻任事又與凡民異矣旣與賢守共事而彼以誠問安得不以實告雖欲巧詐謀避遨方鋭意守城忠義奮發脫或失對安保其不以軍法從事乎以大盜料事之智其卜度之詳矣議者不量其間情勢一向非之其亦不恕之甚矣甚者至謂大盜觧遣其子從便避亂而獨以其母入城豈愛其母不如愛其子乎

此則尤不近情理當其時趍之以其母為問者豈不以其母在此其子安往云爾而稺兒有無曾不以介意則分遣而圖存亦一道也豈以愛有輕重而然也城陷前數日大益來到其家猝聞倭奴已犯隣境則勺水不能入口步由月城路行無人迹處四五十里冒矢石入城城陷之夜母子兄弟相失於交臂之間惟其生之圖不顧恩義者比比有之大益兄弟終始扶衛卒以身代斃而脫其母於兇刃以此觀之大益死孝之心自分久矣曾謂不愛母而能如是乎設使大益當初失誤之擧果有如議者之言而論人之道

重在其終終之所就如是卓卓則從前唇舌自當如水之於海氷之於夏日也不此之為而猶追細微之事欲掩其難掩之大節退之所謂不樂成人之美者不幸而近之矣可憾也已大益字彥謙大有字彥休草溪人雖無學術兄能明慧解事弟有慷慨志平居養鷹犬躬漁獵供甘旨甚殉時兄年丙午弟年丁巳其母柳氏孝烈婦也是年二子殉於孝越明年一女一外孫女死於烈其僕吾佐義臨難不去盡瘁負護卒與二主同殉殉於忠也孝烈忠三綱何其備於一家耶嗚呼休哉余欲立赤幟久矣而衆咻之中難以

獨舌爭囁嚅而不敢發以待是非之定之日下思之負罪危命不可以朝夕期不及今圖之終沒孝子之名則余亦與有罪焉故記其梗槩以竢夫首公論者得焉

書郭義士傳後 庚子

朴從事汝昇傳郭䞭事蹟甚詳且的殆無餘憾獨恨夫白士霖罪狀略焉不詳斯豈勸懲之道乎時士霖以金海府使為黃石城出戰將郭以守城將董治城後役未畢賊鋒已動三邑軍民皆至城下居昌縣監韓詗自縣馳來曰壁堅已破無復可為軍民聞之皆

散去入城者十未一二士霖最晩自兵營来見城堞未完軍卒已散明知其不可守而深信降倭之言以為賊悉於犯京必不以此城為意乃言曰賊若不来完城之功吾所當得雖無三邑人吾軍足以守之意氣甚自得所謂吾軍者乃金海人新自賊中來者人持倭衣履潜藏袋中脫有緩急着此衣履投降賊中乃其詐也士霖豈不知其輩之不足恃以為用而侥倖賊之不來欲以完城為己功耳於是趨守南門士霖守東北子城子城天險士霖所自占也及賊衆来薄城中洶洶人見金海人日未暮皆已理装為出城

之狀初昏斬北門而出士霖家屬隨之軍民尾鮮勢
不可遏士霖托言巡城持鎗潛逃趍方戰酣南門未
之知也本縣官奴宋仁連者為士霖使令見其逃去
急來告曰金海令公已出進賜何為在此趍怒曰此
人訛言惑衆罪當斬略不之信夜半賊由士霖所守
處蹂躪而入趍始知事急欲往焚軍器未及而遇害
嗚呼偷生苟活士霖之常態不足深責而當其逃出
之時賊未入城矣勢不甚急矣何不與趍相議喩之
以知難而退之之義乎趍之聽也則與之同生可也
趍之不從也然後自為之所猶未晚也顧乃以趍為

虎口之肉而自爲鼠竄之計君子曰殺趙者非倭也乃士霖也人言趙之守南門樓上有小窓開而射賊閉而避丸方趙之控絃而射也賊丸掠額而過略不變色左右欲閉之趙止之挺身當窓云趙之一死自分久矣雖有士霖之言豈肯與之偷生也雖然趙仁者也殺無辜士民而成已死義之名豈其本心乎其意以爲城之險阻如此士霖又以善戰名此可恃以無虞矣豈料士霖之陰懷二心終以已賣賊也甚矣奸人之情狀也始幸於成功則與之同事終臨於危難則脫身先逃此果與措刃殺人者有間乎嗚呼殺

人者死士霖所殺非徒越而已孤三邑之子寡三邑之妻者不知其幾何則士霖之罪固不容誅或者以為士霖及其家屬與衆偕出非先逃也此兒童之所不信其時入城者俘戮殆盡雖以匹夫匹婦之單身健步者鮮得免焉士霖家屬無慮三十餘人有七八十老焉有四五歲幼焉而無一人相先後者無一人顚頓傷墜者果非先逃之驗歟抑不知天之眷愛不忠之賊使兒護神扶而然耶嗚呼公論不白邪議橫生使士霖久保首領可痛也已

論

張良不諫易太子論

論曰有諫之諫焉有不諫之諫焉諫之諫者以口不諫之諫者以心犯顏固諍繩愆糾繆者諫之以口者也先事察機暗移君心者諫之以心者也然心之所存必形於言則未有諫於心而不諫於言者矣諫於心而必諫於言則已雖不言而藉人以言者無非所以諫於言也何則諫者雖人而所以使之諫之者已也則彼之諫即吾之諫也人之言即已之言也吾雖不諫而所以諫之者大矣況諫之以口者其諫也危而人之從之也不易諫之以心者其諫也微而人之

聽之也不難然則人臣之諫其君也其將以口乎以
口則未救既危之事而貽禍於天下以心則可救垂
敗之勢而措安於國家則不諫於口而諫於心者茲
豈非善諫君者也然則張良之不諫愚當曰善諫而
所以謂之善諫者以其諫於心也當趙王之將立而
太子之將廢也以人臣輔弼之道言之則所當面折
之廷論之批鱗之不憚而碎首之猶甘也以君子納
約之理論之則先事強聒非所以自牖也口舌起爭
祗足以招尤矣此良之所以寧諫於心不諫於口而
不諫之中有諫之者存焉夫高帝之欲廢太子也久

矣如意之見幸於高帝也非一日矣戚姬之甘心日進而呂后之恩寵已衰則仁弱之欲廢而類己之欲立者帝之心也天下未定而反側相踵則帝之心萠焉天下既平而遘厲虐疾則帝之心決焉雖其群臣之諫不絕於前後鯁直之言日奏於殿陛而帝之心日益痼矣當是時身為帝師左右厥辟者非子房之職乎心存國耳休戚以之者非子房之志乎其職既如彼其志又如此則叩頭而爭者是所欲也牽裾而諫者非所憚也而叩頭而不聽牽裾而無益則豈不料其不可以口舌爭也長思却顧求其所以不戾於

君而有以撥轉其心之機則莫若以心諫之之爲愈
也是以一言之讜未嘗發於其口而一念之諫未嘗
絶於其心心存乎中者也言發於外者也存乎中者
旣一於諫則發於外者自不得不諫矣其心以爲我
之所以諫於心者如此故所以發吾心而代吾言者
必待乎人矣故當呂后之要良畫計也首以四人爲
之羽翼所以發其心之所未諫而代其言之所未言
也衰衣博帶鬚眉皓白則身是四人之身而志係漢
室擬扶太子則心是子房之心也端趨前對各陳姓
名則名是四人之名而辱被慢罵愛此仁厚則言是

子房之言也心子房之心言子房之言而卒能復太子於幾廢之後安漢室於既危之地非四人之力乃子房之力則子房之諫於是乎至矣嗚呼存乎心者無迹而難見發於言者有迹而易見故世之人皆以子房之不諫爲真不諫而不知不諫之中有大諫焉以子房之不言爲真不言而不知不言之中有大言焉是徒觀其發乎外而不察其存乎中者也徒知其諫之諫而不知其不諫之諫也嗚呼期期知其不可者周昌之所以諫於始而不能杜其欲廢之萌焉欲以頸血汚地者叔孫之所以諫於後而不能絕其欲

廢之心彼其言之者非不至矣諫之者非不切矣而寃其所以諫之之效則反不如子房之不諫噫安知其諫之爲非諫而不諫之爲眞諫也大抵良之爲人言無虛發口無所擇其於納諫之際不先事而强聒焉謀議之間不後事而失幾焉不問則不言而言則必中此所以回事轉機而變易其君心者也何以言之見氾中之偶語則曰此曹相聚謀反所以不爲强聒而潛消其猜疑之心也立六國之後則借其前箸而陳其利害者所以不失其幾而絶其後日之禍也嗚呼此良之所以爲人傑而帝之所以自謂不如者

也或曰良之於帝言無不盡帝之於良計無不從則獨於廢立一事良不可言而帝不可從耶始不能諫而終必待人是豈君子愛君之誠哉先儒以招四人爲植黨拒父不亦宜乎曰大不然良之盡言於前者言於口也不諫於後者諫於心也罵齊使則躡足而諫欲止秦宮則從後而諫皆事之緩者也事之緩故其諫也以口而不以心至於廢嫡立少國之大變則事之急者也事之急故其諫也以心不以口以諫於口者而謂之諫可乎以諫於心者而謂之不諫可乎況史氏記之曰張良諫而不聽則子房之諫不特於

其心而固已諫於言矣諫於言而不聽故又從而諫
於心人臣之諫孰過於子房乎大凡天下事觀其迹
則可疑察其心則可見良之招四人以迹則可疑而
以心則不然心乎諫者良而假其心而諫者四人則
良之心豈在於植黨拒父乎先儒不察其心徒觀其
迹而以植黨拒父誅之是豈足以善論人哉伊川先
生不喜人用智而獨喜子房之智愚所以探子房之
心而稱其善諫者亦伊川之意也

太公扶伯夷論

論曰天下有大扶者爲惟能扶人之義而無急於扶

人之身者常得之盖扶身者扶其人之死而使之生者也扶義者扶其心之滅而使之存者也身之扶其扶也小而其效止於一人義之扶其扶也大而其效垂於萬世扶其義則亦可以扶其人而將有以扶天下國家也然則太公之扶伯夷人皆曰扶其身而吾必以為扶其義也夫伯夷何如人也兄弟遜位獘屣其國而終身隱淪無所怨尤則玆非仁人乎紂惡不悛周德日新而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天已命之矣人已歸之矣而抗然不屈傲然獨非玆非義士乎天誅造攻之時朕載自亳之日洋洋牧野其會如林而

叩馬不行義辭猶嚴則左右之兵已抽而義士之命其殆矣為太公者當作如何懷也以為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而斯人也能扶之名分者國家之重器而斯人也能扶之斯人之亡而天下之大閑壞矣斯人之去而國家之重器墜矣則吾何忍坐視其死而不為天下國家憂乎於是扶而去之使之免焉觀其言曰是義士也則其所以扶之也非扶其身也乃所以扶其義也伯夷之身何身也匹夫之身也伯夷之義何義也萬世之義也以匹夫之身而係萬世之義則其為身顧不重歟而所以重之者以其義也其義既重

於其身則其所扶之者雖身而所以使之扶之者亦以其義也西山採薇之日不食周粟之時其節益堅其義益彰使天地之綱常賴而不墜君臣之名分得以不紊然後得其死所視之如歸則太公扶之之功於是乎大矣且伯夷之所以非武王而諫之者為何事耶非以懼萬世之無君也耶武王天下之大聖也以臣伐君天下之大變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變則彼天下後世之窺覦人國者孰不以武王為之口實而猶幸伯夷之義得行於萬世故亂臣賊子猶有所憚而不敢接迹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而頑者

廉懦者立則太公之扶之非特其義而已實所以扶
天下國家也一舉手而扶其義一扶義而扶天下國
家太公扶之之功其不下於伯夷叩馬之義也明矣
有難者曰二公之行事不同則二公之義固不相容
而太公之扶之不幾於非其類而與之者歟不然太
公何知扶伯夷之義而不能行伯夷之義耶曰是不
然義有一時之義有萬世之義興師伐罪濟水火於
一時者太公之義也扶植彝倫定名分於萬世者伯
夷之義也太公王佐之才也身為帝師職在匪躬則
一時無君之禍不可不慮矣鷹揚牧野之師不可不

興矣而萬世之無君尤所當懼也彛倫之墜地尤所當憂也則太公之心即伯夷之心也太公之義即伯夷之義也行一時之義而心萬世之義者太公則太公之義可謂兩全而其所以扶之者非特扶伯夷也實所以自扶矣安可以是為非其類而與之者歟噫一扶人而扶天下國家於萬世終亦有以自扶其身之義此太公之扶之所以為善扶者也世之人皆知太公之扶伯夷而不知其扶之之所以大愚所以極論而明卞之者亦闡幽顯微之意也

箕子受封朝鮮論

論曰天之生聖賢為傳道也聖賢之生斯世受天命也為傳道也故其人之死生天必使之受天命也故其身之行止不自由焉非其身之不自由也乃其道之不自由也斯道也天之所付於我而我之所受於天者也天不得私之而付於我我不得私之而傳諸人也故使其人不死於其始而傳道於後聖者天也使其人封爵於其終而行道於一方者亦天也聖賢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昔者武王既克商封箕子于朝鮮遂其不臣之心也箕子受之而就其國聽乎天也夫箕子殷之貴戚也武王周之天子而朝鮮亦

武王之士也以殷之臣而受周之封無乃臣於不可
臣者耶噫此豈衆人之所能知者哉彼箕子之身果
何身也耶天之生箕子者亦何意也耶自著而待人
以明者天之理也受天所付而耳目斯民者聖賢之
責也治水功成洛書呈瑞而法而陳之者前有大禹
推衍其理增益其篇而發而明之者後有箕子則天
之生箕子於殷者即生大禹於夏之意也前徒倒戈
周命維新八百商祚一朝淪喪則以義同休戚之臣
子而忍戴不可共之周天乎敢諫而死有如比干存
祀而去有如微子則箕子一體同道之人豈不知死

之爲安去之爲義而獨甘心於受周之封乎是知天
不欲其徒死不欲其徒去而託斯道於斯人之身矣
然則箕子其可自身其身而生死之哉是以天欲其
傳道於武王則屈罔爲臣僕之心而陳洪範九疇之
道天欲其行道於東土則存不事異姓之忠而受武
王朝鮮之封封之也非武王封之也天封之也受之
也非箕子受之也天受之也封之以天受之以天則
其封之也非封箕子也封其道也而其受之也非受
武王之封也受其道之封也噫旣以三德八政之道
傳之於武王則武王亦聖人也傳之得人而道有所

依故其意以為我雖不在中國而中國猶有我也於是復以八條九疇之教行之於東國使莫非天民之朝鮮得聞大道之要而道之在天下者無所往而不明庸詎知非天之意乎惟其天意也故箕子不得已而受其封又安知其臣之也實所以不臣也受之也實所以不受也設使當時無武王之聖而無傳道之人則天豈使箕子受封於朝鮮哉將必受封於中國而不以為嫌也然則其受封而不以為屈者以其屈於道而不屈於周也嗚呼箕子豈區區焉以不受周王之封明其不臣周之心而棄其天之所以與我者

乎當其紂惡貫盈宗社將傾而箕子之不死不去而
甘心於爲奴者夫豈惡其死哉以其身之有重於傳
道而不能自由也然則其可自由於武王有天下之
後而守其小節也哉其所以不即死於陳洪範之後
而受封於朝鮮者莫非天之使然也其可違天而不
受其封乎或曰伯夷亦不臣周者也不食周粟餓死
首陽而箕子則受周之封以終天年則其道之不同
明矣子何獨謂之天乎既謂之天則伯夷獨非天乎
曰皆天也欲其扶節義於萬世則餓首陽欲其明大
道於天下則封朝鮮伯夷之死箕子之封何莫非天

也觀其稱而汝於告武王之辭紀商号於十三祀之意則不臣周之心未嘗亡於封朝鮮之日矣尚可謂伯夷之不臣周而箕子之獨為臣乎不然易何以曰箕子明夷利貞乎

道覆載萬物論

論曰天何恃乎道而已矣地何恃乎道而已矣自未有天地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天地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是以上而覆焉者天而所以覆之者道也下而載焉者地而所以載之者亦道也天而無是道則失其所恃而不得行乾之健吾未見其所

以覆之之實也地而無是道則喪其所恃而不得循
坤之順吾未見其所以載之之實也上無以覆之下
無以載之則物之盈於兩間者亦何所恃而爲也如
是而吾謂天地能覆載萬物可乎在上者蒼然而已
在下者憒然而已則惡得謂之覆載也如是而吾謂
道之不能載覆萬物可乎天不自覆而賴是道而覆
之地不自載而恃此道而載之則是載天地者道也
覆萬物者道也如是而吾謂道不爲之覆載可乎何
以明其然也茫茫堪輿坱圠無垠混混元氣變化無
端當是時未有萬物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而先有

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而先有此道天得是道而高明爲地得是道而博厚爲高明者所以覆物也博厚者所以載物也是以天以陰陽五行化化萬物而覆之於上地以陰陽五行生生萬物而載之於下而道之用無處不在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則所以生生化化而覆載之者皆此道之爲也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林林總總有生有氣莫不各有其性之自然飛者之所以飛走者之所以走草木之所以植昆虫之所以動山岳之所以時江河之所以流人物之所以蓄無一不出於此道之功用矣

況參為三才而秀乎萬物者稟天地之理以為性受天地之氣以為形所戴者圓而所以戴之者道也所履者方而所以履之者道也嗚呼此道之所以無所不覆無所不載而天地間萬物自不能不覆載於此道者也蓋具於形而上者為道之體而所以至隱也故道若自道物若自物而不見其所以覆之載之之實也惟其費故无時不然無物不有而自著其所以覆之載之之理也人而不為此道之所覆載則失其所以為人物而不為此道之所覆載則失其所以為物矣令夫天雖高明之盛而苟無此道則吾知其不

惟不覆而將必隧焉而已今夫地雖廣厚之至而苟
无此道則吾知其不惟不載而將必陷焉而已日月
之明而非此道則無以保其為明星辰之光而非此
道則無以保其為光矣然則道果不可以覆載萬物
歟傳曰不誠無物所謂誠者所以誠此道也不誠此
道而能有其物者吾未見也且易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夫天地者陰陽之體陰陽者天地之用也春而生
物夏而長物者天地之陽肅殺於秋收藏於冬者天
地之陰也無陰陽之理而主生殺之權者道之用也
天地賴陰陽而成覆載之功陰陽賴此道而成天地

之道然則道者天地陰陽之所恃而為用者也其覆
載之實蓋可驗矣曰天以覆之地以載之者物之所
以生成而今謂道之可以覆載則果可捨天地而論
覆載之道乎曰不然夫道者理也天地者亦理也無
道外之理亦無理外之天地故道者出於天而天地
者道之所寓也論道而不論天地則其為道也外理
也論天地而不論道則其為天地也亦徒而已天地
以此道而不息故能成覆載之功道以天地而得行
故亦能行覆載之功此天地之所以為天地道之所
以為道而非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者也是以聖人法

天地之道行不息之心高明以配天博厚以配地以
之極天地之中而天地位爲極天地之和而萬物育
爲者皆此道之推也則道所以覆載乎萬物而不外
乎天地者可知矣人皆知天地之覆載而不知所以
覆載者以此道也徒知道之可以覆載而不知所以
覆載者亦以天地也故道與天地歧而爲二愚不得
不表而論之

書

上李相元翼書

秋氣清爽伏惟台候若序以健區區瞻慕懷不自抑

前承不拒獲登龍門既賜之坐又假之色若待以不甚庸陋者然不佞何以得此餉德歸來以心語口曰此行所得不既多乎慕白先賢心跡一幸也利見陽剛君子之德二幸也得此二幸雖死無憾歸見父老未免有驕色也竊念相國位極人臣而自處如布衣功蓋一國而自視常不足苟以士為名則雖鄙陋如某者亦必迎接之不怠禮遇之不衰吐哺之勤何以過此易所謂勞謙之德相國有之也雖然相國之為此豈徒然哉將以來人之言而取人之善也若虛受榮遇之幸而不思報效之地則相國之望孫是某之

愚拙不忍為此也敢有一言之獻而相國肯信乎否
白士霖應死之罪前既面陳其略而相國亦既深然
之矣今者縣人幼學禹惇劉義甲等十餘人以士霖
殺其父兄探復讎之刃枎討賊之義懍踈千里遠叫
五雲其情誠可痛而其義誠可尚也旁念窮鄉晚出
足未躡王都既無援引於朝行又乏知舊於城中雖
有格天之誠而何緣自達雖有感人之義而誰肯聽
信況逆臣既以無罪誣啓而脫其死云則雖 聖明
在上而安能必其不主於先入也賢公卿在下而安
能保其不忽於賤言也有必復之讐而無可復之勢

則九原無辜之寃何時而可洩人間一天之恥何自而可洒也人皆有父兄矣見其號天叫地之痛孰不為之流涕也士霖之罪非獨數人等所讎為公論者莫不痛心何者倖於成功而外為守城之形急於偷生而先為鼠竄之計使郭越趙宗道等由己而死於一月三邑無辜之士民自我而肝腦塗地敗軍之罪殃民之惡萃於一身唯此數語足以斷斯獄矣相國欲得其詳則惇等袖中必有所藏矣若惇等之䟽得達 天聰而 聖不自斷議及大臣則相國於此可陳其不可不殺之狀矣雖例下其䟽議不及大臣而

相國亦可捷然獨啓陳其必殺無赦之義則 天聽庶可回矣民讎庶可復矣當其時相國方在南中熟知黃石顚末故惇等之所望於相國者爲不淺矣若謙抑太過不肯爲一言以爲公論之赤幟則奸人有福矣國家無祿矣柰如之何大抵爲相之道不徒淸苦簡默之爲貴也必明以辨邪惡斷以行威刑使爲善者有所勸爲惡者有所懼然後庶乎無負於相道矣其敢以此爲知遇之報不以人微見棄則幸甚情隘辭蹙不知所裁

與鄭仁弘書

昨修候狀附吳戍兩君之行未知台照及否卽聞道
路之言自 上又遣禮官敦諭勉起云伏惟先生不
得不赴 命第念衰年行李勞悴必多雖是神扶實
多可虞區區遡慮曷有紀極甚以親病彌留又負路
左之拜恨歎知之何然有一言不得不仰禀者故不
敢疏外而供一哂爲竊聞臨海之事自 上斷欲全
恩終拒執法之論請罪固有司職也而全恩亦 聖
上親親之盛意也議者有云臨海平日所行固不容
誅而逆謀虗實未可的知雖有一二愚癡之控辭何
足爲証此語誠如是也 聖上無故欲戕天顯之親

而殯殺鉏椎之說皆出於無根敢爲此說者非愚則險也固不足掛齒而但有可諉者逆謀雖露而閨門之內恩常掩義則廢爲庶人待以不死是或一道也淮南之反謀已著矣其死乃自殺也非加之刑也而布粟之謠文帝病之若朝廷終始執法必以得請爲期則悲謠之作安保其必無乎賤見以爲連月伏閤之請既不負執之而已之義矣豈必堅持不變終傷於　聖上親愛之天也不審如何如何且銓曹用人若偏主一邊則恐乖於出門同人之義也況此一邊未必皆君子彼一邊未必皆小人則所當博選公明

正直之士布列淸要與之共治天職不宜先問其人之爲某邊也我國朋黨之弊甚於唐宋之末四分五裂互擯相援附己者雖不肖爲賢異己者雖賢爲不肖惟以植私黨爲務而置國事於相忘之域此所以時事日非而不可收拾者也伏惟先生今此之行方成朝廷秉張公道絶去私論其人可用則雖南且西不可錯也素無名行之可取則不可以附於北而必置之淸要也不審如何如何某出入門下本爲不久若舍其所欲言者而不爲吐露則是以面貌事先生也先生亦何取於面諛之人而使之容跡於門屛

乎竢親病少間擬當親承明誨不圖先生之行出於意表而某又未得進拜也敢以書爲替而仰干採莞之聽倘不以人微見棄則幸甚幸甚

上咸鏡監司韓俊謙書 鏡城判官時

某以遐遠孤蹤未嘗登龍門望清光而一拜之餘便吐情款旣辱之書又賜華什以後絶塞之行小人何幸得此於大人君子之前哉揆分感悚館德歌詠窮荒寂寞之懷頓覺十分消遣也竊念大人之所以辱顧者如此而妄自卑外不達所懷於執事則非所以事上無隱之道也況旣承命何所憚而不盡之哉此

府乃北路喉舌之地也以其之才之踈手之生固知一日難居而天涵　聖恩報效無路逐日勤瘁期以免而已而治法征謀日就虛踈宿弊殘氓無策葦甦坐衙刮席對飧愧素而已今年大侵之災鄙府尤甚加以官空日久民瘼益甚盈庭號訴者皆是餓鬼之貌滿案頹積者莫非寃痛之事而御使不以上聞字牧又非其人不有閤下之仁惻然軫念亟擧扰焚拯溺之手則鏡城一域皆未免翳桒之鬼而閤方喉舌無復下手處矣雖然今日救荒之策不在於設幕賑濟而在於減徭役寬租稅多移河內之粟不奪南畝

之時而已伏惟閤下威望冠萊公也鎭撫張乖崖也減徭寬稅已無所不用其極興學治軍并擧而不偏廢北路之民莫不延頸鼓氣願爲閤下而死其今日之請非爲一鏡民也乃所以爲閤下地也各項弊瘼旣以報狀而又書于別紙冀垂仁人之矜察施之則人民再生不施則喉舌空虛其所係輕重惟閤下裁度之情迫辭蹙他不盡喩

與李丈大期書

前冬因豚犬入來聞吾丈所作爲竊不勝過慮以爲侵晦虎而蹈其尾非計之得也未幾果爾臆中以吾

丈之高明宜其見及於此而未免循蹈迷轍自度鬼門其亦時命使然耶抑或造物者欲玉吾丈于成耶是則不暇詰也而七十之年投身荒僻無子𡖖爲左右無親舊爲徃来以吾丈平時居養其何以堪遣也嘗觀輿地勝覽稱其島水路險悪又聞其遠近可半於瀛海云亦非朝發夕至之地也况開創未久居民不稠凡所資以爲命者想無以異於吾所處也權忠定遇晦齋於道曰一何赫赫也此語誠可笑也兩地休咎不須相問惟當以義處命隨遇即安時於靜中披閱古人書樂而忘憂此實耐患之第一條也朱夫

子引陳了翁之說曰今日真試一過矣吾儕今日政是自試之秋也如何如何

答林樂翁問 壬戌

鼓鼓子入海九年魑魅與為徒距閻羅界不咫尺德恩林樂翁以書擲之海問窮愁且曰願吾兄寫出謫中之山川如是也風俗如是也起居眠食又如是也別成一幅使我掛諸壁以寓瞻溯之懷云云蓋出於相思不忘之意也鼓鼓子感其意強步禿尖奴以答之曰島中之山川風土金冲庵先生謫居濟州時盡錄無遺憾矣大靜形勢余曾於圍籬記亦略及之以

寄夫故鄉親友豈樂翁偶未之見耶今不敢更贅陳
言只以梓中所聞見與日用事為者為樂翁陳之大
靜之縣東門之内有叢棘高數丈東西數十尺南北
三四十尺者乃鼓鼓子所居也人或稱之曰鄭東門
鼓鼓子以為纍纍之狀無異於東門之人故受而不
敢辭南去大海只十里每有風雲之候則潮汐怒聲
澎湃洶湧恍若山崩雷動甚可怕西距園林數十步
樹木蓊蔚群雀飛集每夕爭枝啾嘈亂耳時有杜宇
者月下来叫其聲尤可悲縣 為一島南邊之窮處故
隨陽之鳥百千為群集于海汀盖過此則無邊大洋

雖飛類不能過故也往來聚散必由東城之上聞其嘐嘵淒吟之聲未嘗不驚起動心此則籬外之物而接於耳者如此當初入此籬處苦一物無所見倩縣宰移野梅一叢植于屋之東南角今高數尺餘每於臘月開花冷蘂疎香可觀而不可翫又移叢竹植于屋之東南西三隅蓋慮其或不生而種之遍也曾未幾時俱生并抽子若孫今踰百餘箇欝密成林宜於夏甚又取稚松於漢拏頂上種至數十本而生者僅四株其初不滿尺者今已七八尺偃然出籬端已有霜雪姿又裁黃菊於松之下地狹不能多種只依河

圖居中之數待霜發馥香艶異常此則籬内之有而娟於目如此於是鼓鼓子着道冠曳竹笻逍遥於四友之間撫蒼髥訪香󠄀蜆蔭清陰而餐落英不知日之將暮矣與闌則輒危坐對案案上有書數百卷而經史相雜濂洛関閩之書又居多爲觀書不求甚觧雖有疑義不肯問於人涉獵而過不要精熟葢其性然也粤自知非之歲惕然懼夫本源方寸之地荒無放倒始有意於叟醒收治之功而若存若亡殆無絲毫之效每夜鷄初鳴拂衣端坐向東鼓齒如其數仍誦有宋諸賢圖說箴銘賛十餘篇及屈三閭卜居漁父

三篇諸葛忠武侯前出師表非有疾病憂患未嘗廢也又患身多疾病而海外無醫藥粗涉軒岐砭焫之法略究原俞井滎之理而間有試之偶有所中故方書數秩常在其案若夫朝夕以爲命者則專仰官廩而其數不多或有不愛者減其數而不以爲意乃令蒼赤數三人服役於荒疇間以繼其不足盤中只有蔬菜數器或有遺以魚肉者未嘗不受雖無亦未嘗求於人酒量太減於前飮纔七八器輒不省人事間有因酒可怕之事欲止而不能止盖鼓鼓子夜不能寐雖冬之夜耿耿達朝者居多若得酒氣必昏然酣

此其爲不絶之道也然非人勸我我勸人則雖有
酒不得飲此亦其性然也此則日間起居飲食之節
也噫籬中事固可爲樂翁道而足跡未甞出尺寸地
自籬以外雖欲詳焉得乎人來問曰觀子處困之道
未爲不善而毛髮盡白形容枯槁視諸涪陵之氣貌
鬚髮一何遽栽鼓鼓子泫然不能荅乃作白雲之歌
島中歌兒頗能傳習被諸管絃云

與吳正言翼承書 丙辰仲夏九日

天西地南魚鴈難通彼此休咎何緣聞問以我之苦
思知兄之亦不忘也兄所往峽中也風土不并海中

想存息之餘所得於經史中者視前奔北之日不啻萬萬安知天不欲窮之於蹔增益其所不能也僕之心事與兄異老母臨年當初雖不得兩全望雲之淚倚閭之懷倏爾三載于今雖頗以理排遣出於至情者能復遏絶耶加以所寄栫屋去海未十里毒霧之所燻炎風之所燒虫蛇之與處鬼魅之與居形非木石能不病乎白髮滿面形容枯槁忽忽荒荒已作一箇狂癡底老漢堪可一喙年前或謝或慰已寄數度書皆回任重傳致舊栖安能保無浮沉兄奚之往來會稽者必由迎勝倘有尺素之辱庶有飛来之路而

迄未有也毋乃兄過於愼密而不肯念及耶凡事無
非命也禍福之來非智力所能避但當順受安之若
命此吾儕今日相勉之道也如何如何其初論啓之
辭大槩指何事耶專攻取友不端耶抑別有所指耶
令去友人乃曾受武學於僕者聞吾念兄之言自願
往見斯亦嘉矣兄邊消息毋惜細示以破鬱紆言長
只此伏惟遠照

答宋明甫書 泼吉戊寅

老物之思見足下甚於足下之思見老物而各以病
拘久未會合人生一見亦有數存耶茲承情翰審得

幽居與況完勝慰豁不可言抑老物之不能無憾於中者一塋形勝欲爲卜莊者久矣東華於奔走遷爲疾足者所奪其何能無介然耶然此心耿耿不但已也早晚策驚癃扣雲扃則烟霞鴟鷺者必有所取捨於新舊矣呵呵力疾修謝胡草不宣

與崔季昇晛書

飲名已久相見太晚且於稠廣也未得從容承誨可愛風神常在夢想中即惟老炎雅況休勝僕自洛還屬耳先賢心跡賴吾兄瀝血之文暴白無餘儒林幸也亂後事蹟吾鄉亦有若干可錄而先人姓名亦在

其中故不敢自爲屬諸校任勾幹只依前日已成之
籍書上耳第恨籍緩至此恐未及錄於大書特書之
筆也然此事體面重大不可容易爲之必廣加聞見
從容裒聚以就十分完備然後庶無後憾豈可限以
時日苟焉成就而已乎僕亦嘗有意於此而人微事
巨久不敢發幸如吾兄者爲之眞可謂稱其事也吾
南才府之稱久矣至於亂後精忠大節孝子烈婦比
肩接迹不一而足而旌表之典未遑於明時太史之
筆未及於幽遠將使磊磊落落者泯泯而無所傳吾
兄收而錄之表而明之欲使斬天地而不滅傳億萬

而不朽其責不旣重乎責之重則其成之固不可輕也前月上洛時見李相元翼與語及此事僕以吾兄所為告之李深嘉之曰吾前為體使時以聞見錄成二卷將進于 上前自上以更加詳實為 教故還送本道未推矣又曰裒集之後當就文章巨公檃栝成書然後可傳扵後吾亦欲以將成未成之意為一語書其尾云恐吾兄之不得聞故及之耳今玆錄送者皆一鄉公論無一毫可疑望錄之無遺也郭義士事蹟詳在朴公傳中皆足取信者善惡皆當存之故僕嘗著白士霖罪狀為一覆瓿之資今忘其荒拙而并

錄以送者欲吾兄之考其實耳凡褒人罪人當以其實過實不可也沒實亦不可也此皆吾輩所目見比諸以耳者則未必不加詳實焉裁之折之在吾兄巨筆珍重自愛以卒盛美不具再拜金鶴峯有再造嶺南之功金松菴有捍衛一方之力二人事蹟不可不詳錄聞李公曾氏有龍蛇錄云想已求見耶否

答河洗馬晉別坐朴上舍書

悠悠之際承此鄭重感慰不可言僕愚無知識不能良輔狼狽南還滄浪自取尚誰歸咎第未知僉尊所謂可為之事何事耶無乃欲為陳疏耶若然則似未得宜亾麽一生削迹停舉此何等緊重事而至於上

瀆 天聽則此非士子自重之道而頃年湖儒之事不幸而近之鄙意以為窮達命也不容人為我之將達也彼不得不觧我之終窮也雖有百千蹶何益自外至者固當順受而已不審僉尊以為何如鄉中惟有一權兄與之同志不幸今也則亡痛哭柰何以此仰復上舍兄別問不宣